

■传 承

瓷花深处

□郑那君

德化的春天总带着三分瓷土气,那是从戴云山深处苏醒的古老记忆。这记忆在窑火中淬炼千年,化作瓷花绽放时的清响,在时光深处轻轻叩击。

于“瓷花仙子”郑燕婷而言,瓷花像是生命与时间的无声对话,它记得山间的晨露,记得水碓的春声,记得窑火中的每一次蜕变与重生。那些瓷泥在高温中凝固绽放,是她用指尖写就的时光诗篇,是她生命里对永恒最执着的守望。当我的手指轻轻抚摸过博古架上的白瓷牡丹时,我惊讶地发现,花瓣薄得能透出血管的淡青色。

燕婷告诉我,一朵花要做到薄透逼真,得揉上几十遍瓷泥……说这话时,她的手还沾着未洗净的瓷泥,细纹里嵌着月光般的白,这一瞬让我想起了史书记载的明代瓷工,以掌纹入瓷,得天然冰裂。而她手中的花朵,虽未入窑火,每一片花瓣却已开始绽放,其厚薄差异精确至毫米,既遵循瓷土收缩的物理规律,还得暗合植物生长的自然法则。

在燕婷的瓷花艺术里,牡丹占了最多。其中大体量的《国色天香》与《牡丹鼎》,是她的得意之作。花朵或恣意盛开,或含苞待放,或一枝独秀,或花团锦簇,神韵自成。无论是扎根于汉白玉大理石板上,还是绽放于庄重古朴的鼎上,牡丹花姿摇曳,枝叶婆娑,娇艳欲滴中藏着盛世的磅礴气韵。其花瓣的层次纹理,枝叶的空间动态,每一处细节都出神入化,几可乱真。最妙的是花与叶之间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目视久了,似乎还能听见它们的喃喃轻语……

从艺四十多载的燕婷,擅长雕、塑、捏、刻,通过指尖对瓷泥的感触,捕捉花朵绽放时气韵流转的节奏。她不仅深谙空间布局、花朵形态之道,在色彩的运用方面更是匠心独运。她说,设色如作诗,既要懂得留白,又要在恰当处点染。那些或淡或浓的釉彩,是她与瓷泥打交道多年形成的默契。更为绝妙的是,当展台上的灯光亮起时,光影流转之间制造出视觉上的动态绽放,花影绰

绰。这不仅颠覆了瓷花原本的静态叙事,更将其凝固的美推向诗意的无尽流动。

大体量的《百花争艳》,则通体未施丁点色料,百艳皆色白,却能层叠着抖擞精气神的花朵,依然让人觉得繁花似锦、葳蕤生光,盛满了整个春天的气息。不可思议的是,这一大篮子的瓷花竟然是一体成形的。那仿竹编的花篮,纹理细腻如丝,腰身似少女般婀娜。篮中花卉虽然繁多,整体上却达到了完美和谐。这和谐并非简单的堆砌与组合,而是在冲突与对立中寻得的统一与协调:繁与简、疏与密相映成趣,雍容的牡丹与典雅的菊花交织共生,还有繁密的花从间刻意留出的细细疏朗,恰似春风穿过的缝隙,将生命的律动凝于其上。细细观察花朵,意态潇洒,生机勃发,即使是一根小小的花蕊都处理得神采飞扬。这种微观与宏观的巧妙联结,不仅令《百花争艳》更具视觉震撼效果,也让我看到了燕婷对大自然的虔诚摹写。

燕婷深谙花的形态与气韵,但其瓷花作品却又不囿于此。在她手中,瓷花既是自然的写照,亦是心灵的归宿,是她独一无二的精神庇护所。她说赏花观气,真正的瓷花不在形似而在神韵,一定要让瓷土铭记花开时的呼吸,才可做到无香蝶也来。她深信瓷土自有灵性,瓷花创作是一场灵性的叙事,一件上乘的瓷花佳作既要有外在美,更要重现泥土之于花朵的根源感。要做到这点,并非易事,不仅需要对各类花卉的生长了然于心,还需要洞察其背后隐匿的美感。

谈起瓷花的创作初衷,燕婷笑言自己如同寻梦的旅人。她自幼随父亲学艺,后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。毕业后,她拜景德镇陶瓷学院梁任生教授为师,后又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。那些年,她在泥与火的交织中摸索,在形与神的边界上徘徊,直到某一天,她听见瓷上传来的呼唤。那一刻,她发誓要做出永不凋零的花,

用瓷土定格自然界转瞬即逝的美,将脆弱的花卉凝固为永恒的审美符号。岁月流转,她手中的花朵愈发栩栩如生,她也被业界誉为“瓷花仙子”。

此刻,燕婷手持竹刀,在温软的瓷土上反复推敲。她说这看似简单的花瓣弧度塑造,实则是对植物生命密码的破译。她还说,瓷花最初只是瓷器的点缀,像一位羞怯的配角,或在杯盏边缘上轻轻绽放,或栖息于瓶罐的肩头,或依偎于仕女的鬓发,用细碎的花语诉说着无声的故事。直到1915年,德化苏金一枝瓷梅横空出世,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摘得金奖,瓷花不再依附于任何器物,首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。这不仅开创了陶瓷花卉创作的新领域,也成为陶瓷雕塑题材一次重大变革。

燕婷的婆家祖辈许友义,正是苏金的得意门生。他创作的瓷花作品既有整株带盆的,也有不带盆的,形态各异。在时代的跌宕变迁中,燕婷不仅继承了这份匠心,更在传统中开辟了新径。她钟情于挂盘与屏风,让瓷花在平面上焕发出立体的生命。机器滚压的瓷盘平整如镜,釉色里泛着时光的涟漪;手工编织的镂空瓷盘,则似江南园林的花窗,将光影裁剪成诗;木制镂空屏风俨然成了一方移动的庭院,让盛放于上的瓷花在虚实之间翩翩起舞。当阳光穿过镂空屏风,瓷花的影子便在地上织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有时,燕婷会将瓷花与手绘山水相融,让花瓣间流淌着云雾,让花枝与飞鸟共舞;偶尔,她也会让仕女佳人隐现于花间,似在诉说着一段段未了的梦想,引人遐思不断。

时代变迁在陶瓷设计中最鲜明的体现,莫过于新观念的引入。这种因社会思想而催生的审美演变,融入了更多具体的时尚元素,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缩影。于艺术而言,时尚的内涵远不止于潮流,它既可以是传统元素的延续,也可以是设计师个人情感及理念的综合表达。若说《国色天香》《牡丹鼎》《百花争艳》及瓷花挂盘系列是燕婷在传统根基上的一种现代创新,那么她



百色争艳(瓷花作品) 郑燕婷 作

创作的《生活》无疑是她对现代审美观念的又一次重塑。

泥片直接成型的《生活》,是燕婷参加某雕塑·泥片成型塑造艺术研修班时的作品,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较浓,与其传统的瓷花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它以深邃的黑色为背景,三枝灰白新荷挺于其上,叶边弯曲,或高或低,或正或侧,其不规则的形状和肆意挥洒的线条,构建出一个自由而富有张力的艺术空间。这空间叙事手法,与宋代山水画中的“留白”传统形成跨时空对话。尤其是对比鲜明的色彩,不仅避免了画面的单调与乏味,更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与立体感。燕婷巧妙地运用了微妙的纹理与光影效果,形成类似宣纸晕染的墨韵效果,使得荷叶更加立体与生

动。特别是在光线折射下产生的朦胧光晕,暗合道家“大象无形”的美学追求,充满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意味。

正当我感叹燕婷用瓷土构建了另一种永恒的生命图景时,她却淡淡说道,这种以土为纸、以火为墨的创作,不是简单的自然摹写,其实正是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辨。作品《生活》更多体现了对“存在”“自由”等哲学命题的探讨。背景的大片黑色,象征着“虚无与未知”,凸显的灰白色新荷则成为“存在”的象征。

就在这一刻,我终于理解了燕婷内心深处的哲思。诚如她在《生活》中要表达的“生得喜悦,活得顽强”一样,无论面对怎样的生活,她都微笑着把最美丽的花朵呈现给世界。

不爱着家的老戴

□戴婉贞

当了大半辈子的渔民,终于,老戴转行了。一开始,他既种菜又养鸡。土地是现成的,西山岙里有块荒了多年的自留地。春种萝卜,夏种番薯,再穿插播种抱子芥和花菜,老戴家的这块自留地,四季不得空闲。鸡窝搭在自留地旁的山坡上,老戴找了几块破木板挡成围墙,遮一遮,小鸡们便有了带院子的家。

回娘家,问到父亲,母亲的回答总是:“在山上呢。”菜苗要灌概除虫害,小鸡要喂食,老戴一天至少三上西山岙。岙里的地听使唤,种什么肥什么。萝卜丰收的时候,老戴特意等到周末,带着一群孙子辈的孩子到地里拔萝卜。养的20只鸡活了18只,几只母鸡天天下蛋,可讨老戴喜欢了。

那段时间,全家就数老戴最忙。每逢外

出活动,老戴就犯难:家族一年一次的外出旅游、村里组织的老年人活动……大姐知道了老戴的不痛快,劝他别养鸡了。长女的话老戴听进去了。

某天,老戴不紧不慢地对我说:“阿婉,买双运动鞋,脚上这双底太薄了。”这真是比螃蟹竖着走都稀奇。前年我给老戴买了件衬衫,他一直收着舍不得穿;去年说要给他买双运动鞋,他还冷脸拒绝——勤俭是老戴坚持了大半辈子的“事业”。

“你爸最近走路多,可费鞋了。”一旁的老妈揶揄着。原来,老戴和渔村的几位老伙伴组了个“走团”,日常晨练外,还经常到岛外“视察”。

一开始,他们去了临近的灵昆岛,老戴和

伙伴们都已逾古稀之年,可免费搭乘途经灵昆岛的151公交车。下了车后,沿着村口的小路走进灵昆,一边逛一边看,处处都新奇。老戴跟“151”混得越来越熟,儿子家搬到市区后,他时常坐151公交车到市区看望他的两个孙女。他还常坐公交车到镇上的超市买菜,那里菜价便宜,往返又不用付车费,老戴觉得太赚了。

瓯江北口大桥开通不久,他和伙伴们又乘着151公交车出发去“视察”了。北口大桥连接乐清市黄华与洞头区灵昆岛,贯通连接粤闽浙三省的甬莞高速。后来老戴跟我提起这座桥,说:“这桥造得气派,好几层呢,到乐清真的快多了。”那乐呵劲儿比当年家里建成新房还带感。

上周末回娘家,我又没见着老戴。听闻他和伙伴们搭乘S1线去瑞安的海鲜批发市场采购了。没花一分钱的免费车坐上了,物美价廉的海鲜买到了,几位老伙伴一路欢声笑语。搭上了新时代的交通车,老戴的晚年生活忙碌并快乐着。

《大榕赋》道:“不以直节为高,不以孤生为异。凌寒而不改其操,连理而不称其瑞。”木榕之心,清澈且浅,素履之往。

学生时代,最爱同母亲进城。那时,人们口中的“温州”默指“市区”,从洞头到市区叫“进城”。进城路上,母亲教我远眺时只要能看到岸上的一棵大榕树,温州就到了,船靠的码头最早在东瓯大厦对面,后来迁到安澜亭码头。

我与母亲会坐在望江路的大榕树下吃“公面”。这是一棵老榕树,根若盘龙。树下,有美术生写生,老师用温州话讲课,那时我听不懂温州话,觉得这方言神秘又张扬。路上,车水马龙。马路对面,音像店里面正播放着周蕙的《约定》。她干净的声线同榕树一起,从土里悠然飘出。

榕树下的我与这座城约定:将来我要成为这座城的一分子!

十年后,我如约成了温州人。在温州工作结婚,已听得懂温州话。我觉得温州最美的景,就在“路中榕”。再遇望江的榕树,十年时间只抽走一根绿丝,树下景致却已不同。曾经的琳琅小铺更迭为办公大楼,矮墙蜕皮成现代商房,安澜亭码头完成了

历史使命……

不过,江心屿码头依然活跃,每日载客去往江心孤屿,连接江与岸的寄托。江心屿谢公亭旁有一棵樟抱榕,树龄达五百年,郁郁苍苍、遒劲浑然,与这座城的交情显然更深厚久远。

成年榕枝上垂挂的气根,落地后成为支柱根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与榕树相似,温州人也以扎根土地、顽强生长著称,为了生存四处闯荡,随地落根。这大概便是温州人独爱榕树的原因吧。

2024年,是我认识这棵树的又一个十年。

先前,温州的榕树大多沿着温瑞塘河生长,古人行舟靠榕树辨别方向;游子归来时,也可沿路循着榕阴回家。林斤澜在《榕》中曾写道:“少年离家,约四十年后回故乡看看,河填了,桥平了……只有榕树依旧……我是依靠榕树,找到了老屋的门台。”乡愁是最精准的定位系统,而树是归家的指示灯。

如今,温州的区域变大了,包含鹿城、瓯海、龙湾及周边县区。放眼望去,榕树的绿已随处可见。潺潺塘河水,悠悠榕树心。温州人的成长岁月总有一棵榕树陪伴,是同伴,是师者,也是过去、当下与未来的见证者……

瓯江,我可否举杯

面对瓯江,我总想举起空酒杯
舀起一汪水,效仿李杜
与山河对饮

温州写意

□沐涯

流水湍急,我渴望
被放逐,被淘洗,被荡涤
渴望拥抱地平线
看看那头的落日
和每天都在蜕变的太阳

渴求遇见礁石,遇见乌泱泱的鱼群
渴望和眺望塔上的少女,相爱
赠她灯火,与星辰

所以,请允许我放肆
允许我以水作酒
写下心中的吟哦,和陈旧的喟叹

我与背影,渐行渐远

走进朱自清旧居陈列馆,我总有一种错觉
远方的父亲穿上了黑色的马褂
翻越月台,给我买橘子

若干年后,我也穿上黑色的马褂
翻过月台
目送自己离开

直到,火车的鸣笛变成深夜的修辞
那声音如此辽阔
穿过他的袖口、衣领,和漏风的补丁
直到,回荡在我的身上

如今他的双鬓,早早分婉出月色
而我,也多了两个分身

那是我渐行渐远的背影

在泰顺廊桥卸下乡愁

□马冬生

桥拱上的廊屋,又让我想起天下母亲
大爱无言,温暖着儿女的心

谁在桥头祈祷祥福,谁在茶园唱起谣曲
每一座廊桥,撑起的都是美丽的乡愁

三

澎湃一种血液,凝结一种筋脉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最美的廊桥

越过万水千山,连接梦想
我知道我该为我的泰顺汹涌激荡什么

泰顺的时光,就是要拱起新生活的高度
奔流的河水,就是要绽开永不言败的花朵

一座座廊桥,让磅礴的歌者
看到了泰顺无尽的传说,飞翔的奇迹

榕树之心,素履之往

□张卉

《大榕赋》道:“不以直节为高,不以孤生为异。凌寒而不改其操,连理而不称其瑞。”木榕之心,清澈且浅,素履之往。

学生时代,最爱同母亲进城。那时,人们口中的“温州”默指“市区”,从洞头到市区叫“进城”。进城路上,母亲教我远眺时只要能看到岸上的一棵大榕树,温州就到了,船靠的码头最早在东瓯大厦对面,后来迁到安澜亭码头。

我与母亲会坐在望江路的大榕树下吃“公面”。这是一棵老榕树,根若盘龙。树下,有美术生写生,老师用温州话讲课,那时我听不懂温州话,觉得这方言神秘又张扬。路上,车水马龙。马路对面,音像店里面正播放着周蕙的《约定》。她干净的声线同榕树一起,从土里悠然飘出。

榕树下的我与这座城约定:将来我要成为这座城的一分子!

十年后,我如约成了温州人。在温州工作结婚,已听得懂温州话。我觉得温州最美的景,就在“路中榕”。再遇望江的榕树,十年时间只抽走一根绿丝,树下景致却已不同。曾经的琳琅小铺更迭为办公大楼,矮墙蜕皮成现代商房,安澜亭码头完成了

美丽温州